

不死鳥的傳奇

海軍首批陽字號驅逐艦

● 鍾漢波（海軍退役少將）

台海安全的守護神——海軍主戰軍艦，長年以來係由陽字號驅逐艦擔綱，近年來因新一代飛彈巡防艦陸續成軍戰備，老陽字號艦遂退居二線，也引起國人關注超齡戰艦服勤的兵力結構問題。我國新海軍第一批陽字號驅逐艦的接收，本人投注了相當的心血在接收作業上；而首批首艘的丹陽軍艦，更在海軍史上佔有極重的分量。

抽中上籤瓜分日艦

抗日勝利後，本人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奉派赴駐日代表團任海軍少校參謀，任務之一即為參加盟軍總部分配日本戰敗賠償軍艦事宜。中、英、美、蘇四強瓜分日艦會議，於該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在盟軍總部六樓大禮堂舉行，由美國遠東海軍司令葛立芬中將主持。我政府特派海軍

輪機上校馬德建為國家代表，另派海軍上校姚璵為隨員，連同本人及劉光平上尉，共四位海軍軍官參加，陣容亦算不弱。四強代表座位，面對觀禮席，由右至左席次順序為中、英、美、蘇四強海軍代表，在每一代表座椅之後豎立該國國旗，我方代表馬德建上校坐於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可算得是光采非凡。在觀禮席上，除各盟國軍事人員之外，尚有興高采烈之華僑，事先申請觀禮入場證者有六十餘人，估觀禮來賓中之大多數。

會議開始，由葛立芬中將致詞，大意謂：「日本投降後，其現存艦隊，包括已卸除武裝之驅逐艦貳拾陸艘，海防艦及輔助艦共壹佰零玖艘，合計壹佰參拾伍艘，平均分成四份，四強中、英、美、蘇每國分得一份，作為日本對盟國四強先行賠償

戰損之一部；至於每一份賠償艦隻數與總噸數大致相同，當然每份之間，不免有少許差別，並已列表置於各位代表桌上，如無異議我們就開始抽籤」云云。在我看來，這種會議無異是牽著大家鼻子走，既然份數已經分配好，而且又是抽籤，各憑運氣，那能還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如此這般的會議程序，只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於是立即開始抽籤，我方代表抽得第二份，那是卅四艘償艦總噸位數目最大的一份，包括有噸位最大之兩艘驅逐艦宵月號（三四八五噸）和雪風號（二四九〇噸），觀禮華僑於典禮完畢後無不額手稱慶，紛紛向我海軍代表致賀，可說是吐氣揚眉，稱快不止。

四強分得之日本賠償軍艦，全部錨泊於日本九州之佐世保軍港內，並依所分得

之持份，由西至東，集體碇泊，以便於盟國人員登艦查驗。我奉團長商震中將之命，代表我國政府會同美、英、蘇等國七位代表搭火車前往佐世保軍港，檢查自己國家抽籤所得之日本賠償軍艦。我國駐日代表團僅派我一人，單槍匹馬，遠赴日本西陲驗船。其實也沒有錯，即使派四、五人之多，也絕無法在短期內把分得之三十四艘賠償軍艦完成「詳細驗船」，這只不過是美國遠東海軍司令部的一手絕招，藉此「驗船」手續，使各國驗船代表，為美軍所整備之日本賠償軍艦性能「良好」而背書；即使日後發現某艦縱有瑕疵，盟國亦無話可說，這是盟總另外一次牽著大家鼻子走的方法。

我們驗船代表於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由佐世保火車站搭乘美海軍派來的巴士，到了基地，分別換乘美海軍車輛人員登陸小艇航向港池。中華民國所分得之三十四艘日本軍艦，都錨泊在一起，看來很像是連環船，一排一排的連結碇泊，每排八或九艘不等。我由小艇登艦，艦上已有兩名日籍船員（略通英語）早已在艦上候驗；我每天上下午各檢驗一排八或九艘軍艦，上至駕駛台檢閱海圖，試車鐘、傳聲筒

及航海儀器（如六分儀、測距儀、望遠鏡等）是否齊備，下至機艙看輪機保養及清潔是否良好。如是在六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兩天就把三十四艘日本賠償軍艦檢驗完，雖然我當年年輕力壯，卻也感覺疲憊不堪；四強驗船人員回到臥車吃了晚餐，入夜不久臥車和餐車掛在長途列車之後，於六月廿五日晨抵達東京。我坐上盟軍總部派來的吉甫車返回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先後向軍事組組長王丕承少將及團長商震將軍報告赴佐世保驗船經過。

賠償艦艇接收回國

上尉搭乘護送艦若鷹號，帶領第一批八艘日本賠償軍艦於七月三日駛抵上海，包括三艘驅逐艦及五艘巡防艦。這八艘日艦由日本九州佐世保至上海之航行碇泊，由日人岡田君負責；護送艦若鷹號，則由日人緒方君擔任船長。有關第一批日本賠償軍艦八艘駛抵上海情形，茲抄錄上海《新聞報》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本市新聞版」如下：

主標是為：

懸掛俘虜旗魚貫入吳淞

日賠償艦八艘抵滬

經過外灘江面觀者如雲

新聞第二段小標題為：

鍾漢波少校領隊

停泊高昌廟江面

「若鷹」護送艦，七十二小時內返日

中央日報當日的「本市新聞」版兩則

標題為：

日本賠償我軍艦，首批八艘昨抵滬

八艘軍艦共萬餘噸，六日舉行接收儀式

式

吾妻范永貞女士及玲兒家住南京，得

蒙海軍總司令部關照，安排住在上海第一

基地司令部聯誼社招待所等候接船回來的

夫婿；夫妻見面，自是萬分高興，雖然只是小別四個月，但覺得是已分離了很久似的；而我卻僅有七月四日和五日兩天，可自由陪妻女暢遊上海、遍訪同學並返回我代表團上海辦事處洽公，兩天時間過得很快，匆匆就過去了。

接收典禮莊嚴肅穆

日本賠償軍艦接收典禮，於七月六日上午九時在高昌廟廣場舉行；廣場外側的深水碼頭停靠著當天接收典禮主角——「接一號艦」的雪風號驅逐艦。廣場上排列著參加典禮的我海軍官兵、軍樂隊、儀隊及接艦保管組官兵；典禮台是臨時用竹木搭建廠棚，帆布蓬頂，算得上莊嚴簡單，禮台正面就是參加典禮的來賓及我海軍官兵，正面江邊碼頭停靠的就是雪風號驅逐艦；吾妻及女兒亦在來賓席上，一般民眾因場所所限，未便准予進場，站立在典禮台左右兩側矮牆外的民眾，達數千人之多。

典禮上午九時開始，由我海軍上海第一基地司令方瑩少將代表桂永清總司令主持，除依儀式進行典禮外，盟軍總部海軍代表蓋蘇上尉取出日本賠償軍艦八艘交接證明書正本一式兩份，由方瑩少將簽署其

中一份交還蓋蘇上尉攜回盟軍總部，一份交付給中華民國海軍當局。隨即在雪風號驅逐艦掛旗，並通知全體八艘日本賠償軍艦，同時一齊將艦上俘虜旗及日本國旗降下後，日本船員下船；繼而由我保管組接艦官兵登艦，在典禮場所高昌廟廣場之海軍樂隊開始奏國歌，「接一號艦」的主桅及船尾旗桿均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中華民國海軍是以國旗作軍旗，將海軍軍旗掛在船尾，國旗則掛在主桅；艦船掛國籍旗，則升起青天白日旗為國籍旗。其他七艘日艦，亦如此同步完成降日旗升國旗，及艦上人員離到；交接儀式遂告完成，隨即由基地司令方瑩少將致詞，致詞畢，接收典禮禮成，各項接收經過，歷時約兩小時。接收典禮完畢後，下午二時許，桂永清總司令在基地辦公室內單獨召見我個人談話，詳詢此次帶艦返國情形，備蒙嘉許訓勉。

七月六日下午四時返日時限已屆，由基地司令部派拖船送我回「若鷹」號護送艦，妻女二人亦搭該拖船前往「若鷹」號送行，我們一家三口曾在拖船上拍照留念。

離別之後，妻女搭原拖船返滬回南京。

丹陽軍艦不死之鳥

日償軍艦首批首艘的「接一號艦」雪風號驅逐艦，在接收典禮後即命名為丹陽軍艦，是為中國新海軍天字第一艘陽字號驅逐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海軍佐世保工廠建造了十八艘標準型陽炎級一等驅逐艦，其中的雪風艦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廿四日下水，隔年一月廿日成軍。雪風艦艦身長三八九呎，舷寬卅五呎，吃水十二呎；排水量為二〇五〇標準噸，二四九〇滿載噸。雪風艦有三座鍋爐，兩台蒸汽主機，推進馬力為五萬兩千匹，最高戰速可達卅五節，定速十八節續航力有四千三百哩。雪風艦編制員額有官佐卅七員，兵曹及士兵兩百廿名，主副砲共有卅二門，並有魚雷及水雷多枚，戰力十分可觀。

日軍的雪風號驅逐艦，歷經攻擊菲律賓、爪哇海戰、所羅門之役、菲律賓海之役、沖繩海戰，幾乎無役不與。太平洋戰爭期間，雪風艦戰功彪炳，曾單艦擊沉盟軍潛艇兩艘、擊落盟軍飛機兩架；在沖繩海戰時擔任主力艦大和號特攻任務之護衛艦，在百餘架美軍戰機輪番攻擊炸射下，

居然全身而退，也是同型艦在四年浴血戰鬥中碩果僅存之戰艦，為日本海軍戰時赫赫有名的「絕對不死」幸運艦。終戰前，雪風艦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卅日在舞鶴軍港外觸雷；終戰時，艦上累計陣亡官兵多達六十餘人；終戰後，艦上火砲射控系统悉遭盟軍拆除，擔任南洋與日本間遣俘運送作業。

接收成軍的丹陽號驅逐艦於民國卅八年拖帶至左營軍港全面整修，加裝美製艦砲，含五吋主砲三門、三吋副砲兩門、四十毫米高砲十門；出海試車可維持廿六節戰速一小時以上，最高航速可達廿七節半。

丹陽軍艦在民國四十一年至四十七年間，隸屬第一艦隊，擔任台海偵巡及大陸沿岸封鎖等任務，曾虜獲闖關之波蘭籍和蘇聯籍商輪多艘。

卅四艘日償軍艦當中最風光者，則非丹陽軍艦莫屬。

丹陽軍艦不但是我新海軍的第一艘陽字號驅逐艦，也是政府播遷台灣早期戰力最強的軍艦。丹陽軍艦在北海偵巡前後廿載，雖無顯赫戰功，但卻經常上國際傳媒鏡頭。

民國四十二年八月，我新海軍敦睦艦隊首度出國訪問，艦隊旗艦即為丹陽軍艦，另有太昭軍艦及太湖軍艦（當時本人任該艦副長）伴行。丹陽軍艦訪問菲國馬尼拉港及蘇比克灣美軍基地，除了敦睦邦交外，亦順道宣慰僑胞；敦睦艦隊完成此一歷史性之任務，也開啓了爾後我海軍敦睦訪問友邦國家之大門，丹陽軍艦實功不可沒。

丹陽軍艦的前身——日本海軍雪風號驅逐艦，歷經太平洋戰爭四年血戰，是著名的「不死鳥」，日軍奉之為大和軍魂象徵。民國五十九年丹陽軍艦自我海軍除役時，日方曾表達強烈意願並以高價索還此艘償艦，更發動日本民間組織「雪風保存籌備會」四處奔走，圖將丹陽軍艦完整地運返日本。然八年抗日血恥仍在，且丹陽軍艦為我第一艘陽字號艦，我海軍乃嚴拒日方之請，在丹陽軍艦用爛完之後，將之解編除役、報廢拆解。

抗日勝利後，我新海軍首批陽字號驅逐艦，即得自日償軍艦的丹陽、衡陽、信陽、華陽、惠陽、汾陽及瀋陽等七艦。雖然僅信陽軍艦（接三號艦）及丹陽軍艦先後成軍服役，然已對我新海軍戰力之提升

有莫大之助益。華陽（接九號艦）及惠陽（接十號艦）軍艦艦機情況太壞，自大陸拖帶至台灣後不久即報廢拆解當作備品料；衡陽（接二號艦）、汾陽（接十七號艦）及瀋陽（接廿五號艦）三艦則在我海軍造船廠和原日本造船技師協助下，企圖將之整修至適航狀態，無奈缺乏備料且艦機情況不良，始終不能出海，只得做為泊港訓練載台。這三艘陽字號日本償艦在民國四十九年起逐一報廢拆解，當作備品配料。

也就是因為我海軍始終不放棄整修日償陽字號驅逐艦，所付出的精神與努力，使美軍顧問團了解我海軍台海防衛作戰的實際需要，才從民國四十三年起開始供應我美製陽字號驅逐艦，迄今為止前後多達卅七艘。

它們不但是我海軍第一代主戰艦艇的主流，其中部分更延續至今日，為我海軍二代艦之一環；這些新一代的陽字號飛彈驅逐艦，不但承接了日償艦艇捍衛海疆光榮的傳統，而且衡陽、華陽、惠陽、瀋陽等艦名再度為美援驅逐艦命名；汾陽的艦名，更延用至二代艦，使得我新海軍忠勇軍風，延遠至二十一世紀。